生态批评视域下《雪山大地》中生态意识的价值体现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6班 16670020082

# 一、引言

生态问题在当下已经越来越严重，人们开始关注生态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生态的研究也越来越受欢迎。生态批评是对文学与自然的关系进行研究的理论模式，文学批评家也越来越多的选择生态批评来对文学进行阐释。生态批评是以生态主义为理论依据去重构文学研究的视角，打破人类中心主义，既有理论审美的意义又有文化的传承和现实的意义，把文本与社会联系起来。最近我读了杨志军的雪山大地，这本书讲述了青藏高原上的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情，将生态和民族文化相结合，生动的展示了人类活动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给我感触很深。 那么我将立足于生态批评理论的层面，从审美角度、文化传承、现实关怀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也对《雪山大地》这部小说中生态意识的蕴含进行剖析，探讨《雪山大地》如何以具体的故事场景对人类中心主义予以审视和思考，如何传承藏族人的生态智慧，如何映照现实中的生态问题，给当代生态保护及文学研究提供范本。

# 二、生态批评价值

## （一）理论审美价值

生态批评在理论与审美上均有了新的突破，对文学研究和美学建立提出新思路。生态批评理论发展主要分为两阶段，且发展具有清晰进阶性。生态中心主义取代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把研究视角扩大到文学批评研究对象不局限于人类社会而是扩大到整个生物圈，使得文学批评有了新范式，从一开始的只有“纯自然”和荒野的书写，后来拓展了对环境的概念、文类的概念，包括加入了生态女性主义和种族视野，形成更加开阔的生态批评。 审美上，它造就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等新的领域，曾繁仁教授的“生态存在的美学”，立足人与世界“共生”关系，重申人在自然与社会整体中的存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真善美统一的审美理想；鲁枢元教授提倡的生态文艺学，用现代生态学眼光考察文学与自然、社会以及人类精神的联系，注重生态主题创作，也发掘文学生态化趋向，给文学审美增添生态维度的厚度和温度。

## （二）现实关怀价值

生态批评直面现实生态危机，对于人们认识自然、保护自然具有重要意义，这样有价值也不是无故而来的，当代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与生态运动的发展就是原因，在现实层面，这种价值是通过重审人类文化，探索人们思想、社会模式对自然的态度，探究生态危机根源，强调学术界与环境政治、教育之间的联系，让学术社团、团体或草根环保组织相互合作，把理论知识付诸行动，给出解决方案。 文学的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支持下，批判现代生活破坏自然、向往绿色文明的文学，以高于现实的设想引发人们对自身行为的思考，唤起人们的生态良知，促进人类文化“绿化”，帮助人类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给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思想动力和行为导向。

# 三、生态批评角度下《雪山大地》生态意识分析

## （一）打破传统生态批评界定

结合生态批评“批判人破坏自然的行为，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雪山大地》用具体的故事情节来反映人中心主义对青藏高原生态的伤害，早期的放牧者们因为头脑里根深蒂固“多养羊就是多赚钱”的想法，不顾草原的承受力，羊的数量由一百只扩张到了三百只，在夏季，草场被啃得越来越短，露出来的土地像一块块布头在草原上肆意地生长着，雨点落下之后，带着泥沙冲进溪流中，往日里肥沃的草地变成了沙化之地，而藏羚羊是盗猎者的盘中物，人们把它们当作了“可以变现的商品”，一次猎杀便死去了二十多只，甚至怀有孕的小羊羔也不曾逃脱厄运。这些都是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生态危害，杨志军正是以此来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结合生态批评“探讨人的作用、批判破坏行为”这一主张，批评了人们将自然和其他生命体当作工具使用、将自身凌驾在自然之上的观点。

根据生态批评“联合思考情感与自然、推动人与自然和谐”的核心观点，《雪山大地》借多组共生情节阐述生态整体主义。老牧民贡布草场沙化后，带着家人“减羊护草”，把羊群数量控制在草原承载范围之内，次年就能看到枯黄草场冒出新绿，迁移而来的黄羊也回到了草原边缘觅食，藏羚羊数量恢复之后，它们的粪便可改良草场土壤，接下来提升牧草产量，让牧民牛羊长得膘肥体壮，保护区还能迎来生态游客，进而让牧民开起了民宿赚到新的钱，这些情节都突破了“保护生态就是损害人类利益”的错误认识，接着传达出“人类与雪山、草原、藏羚羊都是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契合了生态批评“重视生命、探究人类正面影响”的观点，积极宣扬生态整体主义。

## （二）藏族文化的传承

《雪山大地》里的生态意识不是单独存在的环保观念，它是与藏族传统文化紧密相联的，并且继续发扬着民族生态智慧，汇集着文化认同，有着明显文化传承价值的作品，先写的是藏族的宗教文化，人们觉得山川湖河流水非常主要，当地牧民从来不去砍阿尼玛卿神山上的松柏，他们觉得“神山的草木就是草原的精气，砍了树木就会惹怒山神，切断水源”，把包含“敬畏自然”传统的信仰从宗教符号中脱离开来，变成当今保护生态的文化依凭—这种依托于文化认同的生态意识，比外在的环境保护宣讲更易打动人心，从而防止了过去的传统生态观念在现代化进程中被淡忘的现象。 文本对“随草而居”游牧习俗与“天葬”仪式的书写，强化其传承价值，“转场时牧民把帐篷残片拾好，就连马粪都要深埋在土里，讲‘草场上不能丢垃圾，明年草就别想长了’”，“‘天葬时秃鹫啄掉人肉，老人们讲“把身体交给草原，让生命重新变成草变成羊”。’这些细节把藏族‘人与自然循环共生’的生活智慧具体表现了出来，而生态意识成为连接传统习俗与当代生态保护的纽带，它既使得牧民在守护草原的时候落实环保举措，又加深了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在此情形之下实现了生态与文化两方面的延续。

## （三）现实关怀的投射

围绕着生态批评“把人类活动与自然关联起来、推动其和谐共处”的主旨，《雪山大地》也不是悬浮的生态叙事，它将青藏高原的生态困境与现实相连，让文本的生态意识成为当代的一面镜子，文本中“草场承包之后过度放牧”的情节，就对应着现实中青藏高原部分牧区“为了追求短期经济收益”的草场退化问题；而“建立藏羚羊自然保护区”的情节，则与三江源国家公园在生态保护上的实践相呼应。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本内容的创作也是符合时代环境和政治方针的。

更现实的意义在于：是作者在环保人达娃之口发问“我们砍了今天这棵树，等明天下了草原沙化了子孙后代的羊放哪儿去养”这句话形象地揭示了青藏高原面临的生态困境，也表达了作者对地球村环境问题的忧思。有力量的质问会让读者久久不能忘怀，可见《雪山大地》不仅是一部长篇小说更是将生态意识延伸到了当代社会发展方向上，符合生态批评要求中的从文本看现实，进行实际的环境保护行动，为当下的环境保护提供了精神力量。

# 四、结语

生态批评视域下,《雪山大地》中的生态意识呈现出多层面、深层次的价值，与生态批评的理论内核深度吻合，也在文本实践中把理论具体化，丰富化。作者用鲜活的故事打破传统生态批评的界线，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侵略，并对生态中心主义进行了认同。文本以藏族当地信奉、风俗以及丧葬仪式中的生态意识来串联，将生态意识作为民族文化传统和现代环境保护实践的融合体，促进生态与民族文化的双向传承。最后文本写了这儿的生态困境以及生态保护，将生态意识从地域性的叙事升华为现实的思考，从文学视角反思现实。

《雪山大地》不仅仅再是一篇普通文学作品，而是一部有价值的传世之宝。它表明了生态文学不仅是一部重要的生态批评，同时也是一个现实生态保护的精神支柱，当全球存在生态危机时，这样的作品在为生态批评理论发展注入新的动力的同时也为后人文学研究者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研究提供了文学的支撑，具有长远的价值和意义。